

在香港，如果你想追溯张爱玲的足迹，从她拍经典照的“兰心照相馆”旧址到香港大学，最便捷的方法，便是乘坐港岛地铁。如果运气好，在炮台山会看见一袭身影，在“下一站，天后；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”的广播声中匆匆掠过：那干练的短发、墩实的身材以及满溢着的诚挚笑容为全港贩夫走卒所熟知——她是许鞍华，已经为华语电影奋斗打拼了整整45年。

今年9月，这个张爱玲出生和去世的月份，许鞍华带着新作《第一炉香》莅临威尼斯影展；大会为了表扬她对世界影坛的贡献，颁赠影展最高荣誉——金狮奖终身成就奖。

青鸟殷勤，原为夏梦圆梦

我和许鞍华导演的缘分，说来奇特：曾经为了《千言万语》和《桃姐》访问她，这当然不算什么；但许导的《投奔怒海》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结：它由香港传奇影星夏梦出资拍摄，而我在2002年写了长篇小说《寻找金庸的梦中情人》。

夏梦没有任何电影在台湾放映过，我写它出自一则隐晦的传闻，在向金庸本人求证后建构出自成一门“解析金庸”的新体系。这篇论文在互联网时代被大量复制，它的立论变成如此普遍，以致现在提到出自于我都可能令人难以置信——实际上若无我那篇论文立证，夏梦逝世时铺天盖地的“金庸的梦中情人离世”几乎不能成立。任何一家正式的媒体，不得引述香港酒楼茶肆的小道消息作为新闻；更何况这个传闻也未必“传”得起来……这

个立论其实还有续集：金庸武侠生涯起始于《书剑恩仇录》，“金”笛秀才“与余同”（余鱼同）和鸳鸯刀“若冰”（骆冰）才是“夏梦灵感”的起点。我之所以当初没写，系因彼时金老还在世，提起他曾自比余鱼同，有些不堪。《书剑恩仇录》的主线出自乐蒂、高远、陈思思的“聚散离合”，现实生活中被借用其名的“陈家洛”，后来经商有成——由他投资拍摄的《书剑恩仇录》和《香香公主》，成为许鞍华在《倾城之恋》之后的转折点。

香港的“东方好莱坞”时代，夏梦有个大影迷，跟她成了好朋友。夏梦过世时将“青鸟电影公司”留给了他。这位影迷现在正是《第一炉香》的制片人。他选择拍摄《第一炉香》主要是因为当初夏梦就想拍它！此外，它没被正式拍过；再者，它是张爱玲写作生涯的起点……这些都显现出它的独特。在张爱玲整本《传奇》当中，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和《倾城之恋》《金锁记》鼎足而三，故事本身的凄艳和独特色彩，使《第一炉香》和《倾城之恋》一样脍炙人口。由于承袭了繁复的中国文字技巧，张爱玲对西方文化的深邃感悟常被忽略；实际上，从小生长在天津、上海的租界，其视野的国际性与多元化原本就冠绝同侪。这点，从张爱玲在《第一炉香》中对殖民的讽刺刻画可见一斑。

其实夏梦鼎盛时期《第一炉香》就曾有过一次重要的翻拍，就是1957年的《黛绿年华》。当时由两位华南影帝张瑛、吴楚帆携手，搭配紫罗莲、梅绮、黎灼灼等粤语红星。黎灼灼是阮玲玉的同事，张瑛、梅绮都是经历过太平洋战争香港沦



右图：《黛绿年华》。

陷的人，撇开旧时的表演风格不谈，他们的背景经历当然是诠释《第一炉香》的重要参考。

考据原型，却被八卦窥奇

所以我一开始是为制片人做顾问工作的——打从2015年就开始了。初期从无到有这个过程非常艰难；与其说我是顾问，不如说我是陪着制片人一齐碰撞。漫长的历程里，我写过数十份组合的对应设计，也改过几次大纲——某些后进发展出来的情节，以当时的战乱背景实在不可能，让我改得很辛苦。

这么长时间，制片人和我都活在“诠释第一炉香”里。由于张爱玲已在台湾长红五十年，我所身处的文学圈累积出长期剖析书中情境的经验，这个部分我都已经提供给制片。又比方提出何鸿燊是张爱玲同学，他的外型也的确成为塑造乔琪乔的灵感之一；有了这个概念之后，自然在揣摩时代氛围上增添了许多依据。但这条创见被窄化为信息，走漏成小道消息，后续流言式的繁衍令人困扰：小说中“乔琪乔”